



大 / 家 / 逸 / 品 / 系 / 列 / 丛 / 书

雪泥鸿爪

程大利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大 / 家 / 逸 / 品 / 系 / 列 / 丛 / 书



雪泥鸿爪

程大利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泥鸿爪/程大利著. — 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2.10

ISBN 978-7-5115-1334-2

I. ①雪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4766号

书 名: 雪泥鸿爪
作 者: 程大利

出版人: 董 伟
策 划: 马汉跃
责任编辑: 周海燕
设 计: 贾闪闪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邮政编码: 100733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邮购热线: (010)65369530
编辑热线: (010)65369518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 mm 1/16
字 数: 220千字
印 张: 13
印 次: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1334-2
定 价: 39.00





自序

青年时代喜欢文字，在画工的人群中，算是喜好文字的一个。虽不明文事，却也写下不少，被报刊编辑称作“散文”。那时读苏东坡，他说：“某生平无快意，惟作文字。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，无不尽意。自谓世间乐事，无逾此者。”他这份快乐，我似乎也约略体味到。所以，散文随拿东西，包括序言、跋语诸项写下不少，成了画余的调剂。

随着年子的增长，为文不再快乐。阅读量增大，眼光越来越挑剔，首先是挑剔自己，每写几句话都西讨西讨出口。年轻时不这样，总有“敷衍成文”的时候。所谓行字论，现在看时，会一阵出评，因此，为文有了顾虑。于是，遇有人求写序写行字，一概推却了，生怕再为读者添乱。

这本土是应了友人（主编）的热情相邀，觉得梳理一回思绪，检点一下想法亦无不可，正好有画画的学生有些画本，便把“砚也行画”作为本土的主要内容，顺便把“画家行旅”、“人生况味”

搭上，作为对我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诠释。

说“不揣浅薄”不是谦虚。这的不愧，至我的友朋中，文坛前辈，学界大家的女明镜，清泉一样的文字，着实不少。好在，我的文字只是真实思考过的见解和观点，至于文字的艺术，我没想过，这画家我近年的山水，直抒胸臆而已。

照片的加入是应编辑惯例的要求，读来更轻松些，附上一些画作，也是想让读者诸君愉快。如此而已。

程大利
程大利打
京新师心长

自序

青年时代喜欢文字，在画画的人群中，算是喜好文字的一个。虽不明文事，却也写下不少，被报刊编辑称作“散文”。那时读苏东坡，他说：“某生平无快意事，惟作文事。意之所到，则笔力曲折，无不尽意。自谓世间乐事，无逾此者。”他这份快乐，我似乎也约略体味到。所以，散文随笔类东西，包括序言、跋语诸项写下不少，成了画余的调剂。

随着年事的增長，为文不再快乐。阅读量增大，眼光越来越挑剔，首先是挑剔自己，每写几句话都斟酌下笔。年轻时不这样，总有“敷衍成文”的时候。所谓评论，现在看去会一阵阵出汗，因此，写文便有了顾虑。于是，遇有人求写序写评，基本推却了，生怕再为读者添乱。

这本书是应了友人的热情相邀，觉得梳理一回思絮，检点一下想法亦无不可，正好有画画的学生有些要求。便把“砚边谈艺”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，顺便把“画家行旅”、“人生况味”搭上，作为对我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诠释。

说“不揣浅薄”不是谦虚。远的不说，在我的友朋中，文坛前辈，学界大家的如明镜、清泉一样的文字，着实不少。好在，我的文字只是真实思考过的见解和观点，至于文字的艺术，我没想过，这像我近年的山水，直抒胸臆而已。

照片的加入是应编辑体例的要求，读来更轻松些。附上一些画作，也是想让读者诸君愉快。如此而已。

程大利
壬辰大暑于京华师心居

目录

自序

画家行旅

- 012 / 帕米尔记静
014 / 风过河西
017 / 戈壁滩写意
019 / 祁连山
022 / 西藏七日
029 / 尼泊尔购物记
032 / 1993年秋海因巴赫的夏季艺术节
056 / 欧洲博物馆四记

人生况味

- 072 / 不应该忘的老房子
074 / 珍爱生命——关于老照片
077 / 北总布胡同32号
080 / 求师

砚边谈艺

- 086 / 中国画十论（画余随想）
095 / 关于中国画艺术的随想
101 / 谈中国画家的生命状态
110 / 中国画的本质、特性、境界和欣赏
129 / 静、淡、慢——由“逸”说开去
148 / 学习黄宾虹，向传统深处开掘——与马汉跃先生的对话
168 / 当以笔墨写高怀——与吴悦石先生的对话
188 / 关于“中国画复兴”的思考——与龙瑞先生关于中国画的对话
200 / 诗作选辑十一首

画家行旅



帕米尔记静

风过河西

戈壁滩写意

祁连山

西藏七日

尼泊尔购物记

1993年秋海因巴赫的夏季艺术节

欧洲博物馆四记

帕米尔记静

帕米尔无声。

离开帕米尔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又进入了噪音的世界。从喀什开始，到乌鲁木齐，到兰州，再到家，一路喧嚣，到处是“音乐”。于是，我便自然地怀念起帕米尔的寂静了。

帕米尔被称作世界屋脊。汽车出喀什西去，一路登高，进入几百公里如梦如幻的世界。说它如梦，是因为它们状态奇谲，高蓝的天，洁白的云，如墨的岩石。你想象不到的形体与颜色的组合却成了事实。所有的绘画技法都很苍白，因为“天地有大美不言”，大美却有不可表达性。说它如幻，是因为这里似有神出没，有鬼徘徊，因为旋转的形体、涌动的云团、跳跃的色泽像在呼吸。汽车爬到慕士塔格峰下的卡拉库里湖，就有人喊着头疼了。小心翼翼地下车，平时爱玩笑的人这时会不语，爱蹦爱跳的人这时会收敛许多。环顾天地，无一丝声响，时间在这里凝固，生命在这里放慢节奏，空间即无限地大，又无限地小。思维一时失去了参照系数。

鹰隼无声无息地盘旋，牦牛无声无息地吃草，白云忽然间不动了，山和湖都静止在真空中。这一片天籁和庄子的说法似乎有些距离。按庄周所言，天籁是大自然的乐声。他具体阐述道：大地长风呼啸，在山间高下盘旋，在大树枝头鸣叫，万种不同孔窍都吼起来，或像急湍的波涛，或像齐发的万箭，或像叱咤，或如吸气，或像喊叫，或像号哭，或像欢笑，或像哀叹，前面的声音呜呜地唱着，后面的声音呼呼地和着，风过后，所有孔窍仍归于空寂，只见草茎摇曳。天籁被庄周写活了，可



1995年摄于帕米尔高原



1996年在帕米尔之巅，与赵贵德合影

是没有风呢？没有风就没有天籁了吗？

慕士塔格峰下的天籁便一丝风也没有。这是一片至极的寂静，谁能说寂静不是音乐存在的一种形式呢？且不说休止符就是一种短暂的寂静。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，一个不能享受寂静的人恐怕也无法享受音乐。此刻，我便置身帕米尔的寂静之中。这可是一生中少有的寂静，竟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。达摩面壁，大约就是面对的如此静寂的空无吧。此时此境，正好充分地听到自己。

在喧嚣里生活久了，耳朵已经十分地迟钝。每日在泛滥无际的噪音里载沉载浮，差不多有人的地方就有音响，有音响就有聒噪不停的流行歌。“音乐”空前地普及着，在人类的生存空间里，音乐是最富有侵略性的形式。不喜欢读书，你可以把书扔掉，不喜欢绘画，你掉头走开就是了。电影和戏剧也不会按住你让你非看不可。唯独音乐，或者“音乐”，它无处不在，甚至在玉门关的衣服摊上，葡萄沟的骡马市上都有流行音乐，这声音加上鼎沸的人声、工地的喧闹、汽车的争鸣组合成的现代噪音，使人们已不能适应阳光下的静了。

然而此刻，我正处在这样的静寂里。慕士塔格峰无声，卡拉库里湖无声，整个儿高原是无声的高原——无声真好。

原载《丝路游》1999.1

风过河西



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2000年夏



又去太行写生（90年代末）

河西走廊，其实是风的走廊，南北两边是山，中间正好是个风道，越往西，山越矮，地越荒，风便肆无忌惮地炫耀起自己的粗野来了。

汽车驶出玉门镇，往哪个方向看，都是戈壁滩。祁连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，眼前一片苍苍茫茫，人的目光便融入这无所顾忌的辽阔里了。

成千上万的沙包像成千上万个坟茔横陈在面前，很容易联想起张骞、霍去病、卫青、玄奘以及成千上万的商人、僧侣、使臣及打了败仗的将士。每个沙包都孕育着一颗生命。那生命叫芨芨草，它虬结的脚趾与每一阵风沙纠成死结，被埋葬成根，而它葱绿的簇新的肢体会不断伸出坟茔。在大自然中，有生命的东西毕竟比没有生命的东西顽强。

我们在安西吃午饭。安西是被称作风库的地方。但这一会儿没风。一个小摊贩忙着收摊子，说风要来了。奇怪，好好的怎么来了风。看树梢在微微地抖，那院子里正滚碾子的农妇慌忙卸驴，慌忙收拾簸箕筐箩。

它来了。它从天边来，削着戈壁滩，跨过沟沟坎坎，腾腾落落，携裹着成吨成吨的土和沙，奏着恐怖的乐曲来了。天晦暗下来，太阳失去了光辉，像个惨白的面团儿。我们躲在镇子上的小饭馆里，静观这平生首次见到的奇景：那风野得像草寇、像土匪；像鞭子，像陨石；像窦娥的冤魂，呼天呛地。所有的树木都朝着一个方向，为风王躬腰下跪。街上谁按了一下汽笛，声音半响，已被刮得无影无踪了。

跑进饭馆里的人，男男女女头发上、眉毛上全是土，身上脚上也是土，一个个成了灰土猫儿。老板娘和几个妇女嘻嘻哈哈地骂：“黑小子风！”“儿马风！”

“叫驴风！”……这风确是雄性的：雄性的粗暴，雄性的狂野，雄性的蛮横。大约是女人们先意会到了这一层，一齐哈哈地笑起来。“笑什么？牙齙得像狗晃子（狗头骨）。”老板开玩笑地骂，十足的雄性玩笑。

饭桌上一厚层沙子，我想那羊杂碎上，牛杂碎上，甚至那饭汤里也少不了沙子。西北朋友告诉我，这种风并不多。那我可不能错过机会，决心到街上去体验一下，这样想着，便推门冲了出去。

每一步都像逆水行舟。我小时在黄河故道上也感受过这种风，但没这狂烈。一张嘴，满嘴细沙，牙咬下去吱喳响，脱下皮夹克把头包上，只露两只眼，在安西的大街上，在风沙的旋涡里，我活脱脱像个巫



我喜欢这块地方，所以来过很多次。(2000年6月在河仓城)



山西之行(2002年)



甘肃之行，威武留影(2002年)

婆，踉踉跄跄地走，像被扶着，被搀着，又像被推着，被揉着，耳边像有阵阵狂涛，滚滚雷声。

在这样的风中，居然还在有人卖瓜。没有买主，几个卖瓜农贴着他们的骆驼和驴，骆驼的毛被风吹得全竖起来，眯缝的眼睛透出几分迷茫，几分凄凉。“五分一斤”，“三分一斤”，几个瓜农对我叫。我深爱这些大西瓜、大白兰瓜的香甜醇美，在大西北的朋友面前，我好多次留下了馋嘴而贪婪的形象。但是，当我看够了戈壁滩的苍凉，当明白潮湿的气息是从海市蜃楼里飘来，当一片小小的绿洲出现，当卖瓜人干裂的双唇在翕动，当驮瓜的骆驼透出凄迷的眼神，我感到自己贪婪的残忍，我的同情也太苍白。他们多么希望我能买完，否则这幅凄楚的油画何必陈列在风沙之中？我建议大西北的朋友多办些瓜果加工厂，不要候在风中等买主了。

大约40分钟，安西从风的喧闹中静下来了。那帮黑小子们、儿马们和叫驴们，裹进一股黑黄的沙尘里远去了，无声无息了。

原载1991.11《扬子晚报》